

書
學
論
集

沈子善題

書 學 論 集

沈 子 善 主 編
中 國 書 學 研 究 會 編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康子山草書

新橋大馬路
康子山草書
此紙在
日海軍山草書

(一)

新橋大馬路
康子山草書
此紙在
日海軍山草書

(二)

海山先生文集
 卷之四
 詩
 其一
 海山先生文集
 卷之四
 詩
 其一

(三)

海山先生文集
 卷之四
 詩
 其二
 海山先生文集
 卷之四
 詩
 其二

(四)

海山先生文集
 卷之四
 詩
 其三
 海山先生文集
 卷之四
 詩
 其三

(五)

明文徵明書醉翁亭記小楷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深，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洏而溪出於兩峰之間，有泉聲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眾共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聲淅淅，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乎後者應接不暇，往來而不知者，遊人之樂也。晚深而漁，深而魚肥，鰕蟹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徒指行射者中，其者，廉艱，善文，錯些，起，按，詳者，慶賓，散也。肴猶白髮，類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林樹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歐陽也。歐陽修也。

今於梅閣堂展玩右軍黃庭經初見其節，晉肉三者俱修，後人得其一，足其一，即唐初諸公親觀右軍筆跡，微不能得，何況今日？至其水姿玉質，宛如飛天仙人，又如臨渡仙子，雖久為規撫，而省不能至。近余且屏居梅閣，審中書頭目置書度經一本，展玩逾時，倦則吸茗觀，歛百六指卷引，卧再日，類然如是者數月。而右軍運筆之法，愈出味之，愈永，終為執筆擬之，終日不成一字。近秋初，氣爽偶檢開歐陽公文集，愛其說遠，誦法傳歐陽公，得昌黎遺稿于廣書齋中，讀而心慕之。若心標顯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子歟有動于中國，微右軍作小相數百餘字，聊以寄意，故云如鳳凰臺之於黃鶴樓也。

嘉靖三十一年庚子七月二十四日長洲文徵明書於玉琴山房時年八十有二

第

二

次

清代書學概論	廣武將軍碑題跋	唐墓誌之書體	碑學與帖學	孔宙碑集釋	顏魯公書學之源流	重訂顏魯公年譜	黃山谷碑帖目	十七帖疏證	滇南金石見聞錄	訪大小爨碑記
一	一三	一九	二八	三一	四〇	四五	五二	六五	七一	七五
孫玄常	商承祚	游壽	朱錦江	高文	蔣星煜	陳天錫	歐陽翥	沈子善	吳兆璜	盧蔚乾

清代書學概論

孫玄常

(一)

吾國書學，晉唐尙矣！宋元以降，流風未沫；染翰臨池，無殊前賢；山川炳靈，才士間出。有清享國二百六十餘載，歷順康之生息，乾嘉之鼎盛，國運阜昌，民有餘粟；士大夫退食之餘，每優游翰墨，故書家輩出，蔚爲盛觀；雖咸同以降，內外多故，而餘澤弗斬，況乎碑學之興，篆隸之盛，又宋元之所未有，宜有足述者。貴古賤近，吾弗敢取焉。

夫書法之爲藝術，惟吾國所獨有，古人有「書畫同源」之說，氣韻生動，正不獨於畫然也。昔李陽冰論書，謂「於天地山川得其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其經緯昭回之度」；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幽至於鬼神之情狀，細至於喜怒哀慘，莫不畢載。一蓋書法者，外則取象萬物，內則求諸吾心，足以寄託情懷，發揚性靈；是以秉性既異，神形必殊，剛柔不同，各極其致；故渤海之書，如雲間電發，河南之書，如美女嬋娟，知善書者必獨有造詣也；清代諸賢，又何獨不然？安可以一言定之？然一代風氣，足以移俗，潛轉默化，賢者弗免。故欲知清代之書學，宜先明清代之學風，則提綱挈領，舉一隅而三反矣。

明代之學，至陽明而始大。陽明之學，以良知爲宗，不尙支離，獨反求吾心，良知之學，實卽發揮個性之呼聲也。時人既久苦程朱之束縛，乃靡然從之，其弟子泰州龍谿之徒，復啓瞿曇之秘，而歸之師，故未流乃入狂禪；奇行俠節，幾非名教之所能絡；而以狂言詭服，駭俗欺世者，亦往往出焉。若夫詞章之士，則騁其才華，風流自賞，尤放誕不羈；或流連於章臺，或沉溺於絲竹，或放情於山

水，或盤桓於林園，觀乎「板橋雜記」所載，明季才士風流，猶灼然可見焉。及至明社既屋，建州入主中華，亭林、梨洲、習齋諸大儒，身歷國變之痛，覩左衽之禍，乃薄明人之空疏，欲以樸學力行，經世致用，以拯其弊。下逮康雍乾三世，文字之獄屢興，士之稍言國事者，動輒得咎，於是羣儒結舌，惟考古是遷，經世之學，乃一變而爲考據之學，此乾嘉「樸學」之所由來也。及其流風旁扇，溥及宇內，卽豪放之士，如洪北江、龔定庵輩，猶兼擅經史，則風氣之移人，於此亦可見矣。

清代書學，上承有明，自宜受其影響，然時代風氣已變，故書格亦終與明人異趣，嬗變之迹，斑斑可見。余嘗考清代書學之特色，可歸納爲三項：一曰草法之衰，一曰篆隸之盛，一曰碑學之興。何以明之？請述於後：

一、草法之衰 明初，宋仲溫（克）擅章草，筆力雄深；中葉則祝希哲（允明）尤以狂草名，豪縱奔逸，爲一代冠冕；餘如王雅宜（寵）、張二水（瑞圖）、邢子愿（侗）等，皆卓然成家。清初之善草者，猶有王覺斯（鐸）、傅青主（山）、周樸園（亮工）諸公，其後殆無聞焉。古之善草者，張旭顛而懷素狂，楊凝式負風子之名；宋仲溫任俠使氣，好擊劍鬪鷄，希哲亦狂放蓋世，千金立盡，面無吝色，致索通者滿門而不一顧。蓋草書以縱逸奇宕，不羈法度爲貴，故非豪邁跡弛之士，弗能爲也。清代士風謹愿，與明人迥異，間有一二風流自喜者，如隨園者流，卽爲時人所不齒，則草法之衰，良有以也！且夫嘉道以降，羣尙碑學，碑體謹嚴，書多隸楷，行書已稀，何況草書？故草書祇可於法帖中求之，然清人固多重碑而輕帖者，則草法又安得不衰乎？

二、篆隸之盛 自行楷盛而篆隸衰，唐宋兩代，惟李陽冰、徐鉉二家最負篆名，故王懿榮曰：「自徐鉉後，歷宋元明三朝，能篆書者，止趙吳興一人。」言雖似過，然元明人之工篆隸者，固屬寥寥也。明代之工篆者，實僅李東陽而已，他若盧熊、文徵明諸賢，雖負工篆隸之名，非絕藝也。清代之工篆隸者，有張臯文（惠言）、錢獻之（坫）、邵完白（石如）、伊墨卿（秉綬）諸公，餘更僕

難數，蓋書家多能兼之。清儒爲學，既崇尚考據，惟古是徵，故治小學必宗說文，治九經必考石經，篆隸復興，其來有自。況乾嘉以後，金石之學日盛，鐘鼎契骨之文，蔚爲時尚，翁相國（同龢）、潘尙書（祖蔭）領袖風雅，好古尤甚，於是城中高髻，四方一尺，流風寢盛，迨越前脩，故篆隸之學，宜乎爲清人之絕詣矣。

三、碑學之興 宋元以來，帖學最盛，山陰法乳，爲世所宗。然歷時千年，窮極乃變，於是一「碑學」得入續大統，此乃書學嬗遞中之大轉捩焉。蓋清代金石之學既盛，好古之士，搜索於窮崖絕壑，泉下幽壤，所得幾倍於歐趙，北朝碑版，江左殘石，遂爲世重。時至今日，言書者猶多侈談北碑，知其方興而未艾也。（碑學之興，下另有詳述，茲不贅。）

(一)

清代之書，上承明季，後海先河，宜先及之，始可明其流傳之自來矣。

華亭尙書（董其昌）六法爲明季之冠，乃華亭、婁東二派之所自出，仍雲緜臆，流澤遠長。其書經康熙、乾隆諸帝倡導，亦衣被天下，簞江上（重光）、查梅壑（士標）、查聲山（昇）諸賢，皆善學董者，石庵一代大家，早歲亦自董入，故康熙之世，戲鴻、玉烟諸帖，風行海內，士子幾視之爲干祿正體，然屯而漸剝，物極必反，故乾嘉以降，學者羣起詆之，康南海云：「香光俊骨逸韻，有足多者，然局促如轅下駒，審怯如三日新婦，以之代統，僅能如晉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舊物而已。」南海之論，即晚清一般書人之見解也。考香光之書，楷法實出平原之多寶塔，故宮藏其書老杜玄元皇帝廟詩，幾乎畢肖，即其臨寫黃庭、曹娥諸帖，仍存顏法，行書則出於北海襄陽，而於米法尤深，蓋自吳興以來，巧麗已盡，明季邢、米諸家，無不祖宋祧元，另開蹊徑，香光亦欲以疏淡救工

麗，故豐韻淡遠，彌樸彌真，雖「凋疏之弊，在所不免。」（張宗祥先生評語）固合作一代宗匠，宜其殘膏剩馥，沾丐後人之多也。

明季書家，香光而外，石齋（黃道周）、孟津（王鐸）如雙峯並峙南北。石齋楷法端勁，若斷崖絕壑，奇兵突出，乃遠紹鐘太傅者；草法二王以外，參以索靖，善用波磔，亦瑰奇絕倫；況其高風直節，照耀四裔，乃一代完人，故遺墨尤爲世人所寶。孟津爲明季顯宦，失身滿清，大節可議，而其書實工。眞書出於鐘太傅，顏太師，法度森嚴，擘窠大字，純法魯公，氣魄沉雄，以悍鍊見長；尤善草法，跌宕飛舞，遠接旭素；昔米老稱大令書「運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孟津有之矣！孟津有擬山園帖流行海內，然已失原意，不窺眞蹟，殆無由知其妙。近世吳缶翁（昌碩）酷喜孟津，行書頗得其法，然惡其名而諱之，故世人罕知，亦書林之逸聞也。

明清之交，逸人奇士，多遷隱山林，心繫故國，乃以翰墨爲桃源，視北爲首陽，其書原以自寫性情，非復以工拙論；如傅青主、石濤、八大之倫，皆其選也。青主初師吳興，旣而鄙其人，乃改師魯公，惜其眞書傳世甚稀，行草則以奇宕勝，間作篆隸，格亦奇古。石濤行楷頗似雲林，參以隸法，無其醇雅，而疏宕過之，小八分亦散樸有致，不檢繩墨，愼伯刻之逸品，有見夫八大山人善用禿筆，雖怪瑰而雅得鍾王之意，亦書中狂狷者流也。

清初名家輩出，然何義門（焯）、查聲山輩，僅能守先賢矩矱，罕見新意。姜西溟（宸英）清初布衣，書負一代重名，梁山舟推爲「本朝第一」，一謂「其妙在以自己性情，合古人神理」，可謂推崇備至矣。西溟之書，盡出於虞秘監，褚河南，尤深於褚臨蘭亭，嘗得宋高宗賜潘貴妃本，簡摩冥搜，遂獨絕一時，秀麗娟靜，沖淡雋逸，惜抱（姚鼐）而外，殆無可與雁行者矣。西溟而外，王虛舟（潛）亦稱名家。方帖學隆盛之時，北朝碑版，殆無人掛齒，而虛舟獨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其目光已高人一等，虛舟之書，深於率更，間參北碑筆意，淳質有風神，非覃谿輩所能望背也。

乾嘉之世，重熙累洽，承平日久，學術昌隆，書學尤盛。石庵（劉塘）（單谿）（翁方綱）（夢樓）（王文治）（山舟）（梁同書）得天（張照）並名重一時，而石庵實爲之冠。包慎伯論書，謂其「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可謂的評。石庵之書，貌似魯公，實得力於香光爲深。以濃易淡，以密易疏，渾厚樸茂，絕無香光面目，真金丹換骨法也。故康南海推之爲集帖學之大成，而石庵自許，亦謂能紹述太傅者，或以「墨豬」誚之，非知者耳。單谿博聞洽見，深於金石，其論書重唐碑，尤尊率更，然一歸之山陰法乳，乃爲後學所譏。單谿之真行出於率更，尤精化度碑，復兼能篆隸，固足名家，所以未能及前人者，乃天才不逮學力，畦畛未化耳。慎伯詆之爲「工匠」，亦過矣。王夢樓書宗香光，與石庵齊名，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韻語。（宰相謂石庵，探花即夢樓。）其書以縱逸取姿，灑落有致，然未臻上乘。梁山舟書亦出香光，真書稍參顏法，巧熟生姿，惜格頗近俗。張得天蒙高宗睿賞，故能名重一時，其實不過得華亭之貌，殆自鄧以下耳。

姚惜抱（肅）以文雄海內，書名幾爲所掩，實乾嘉大家也。慎伯稱其「晚而工書，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故列入妙品。惜抱之書，純以天趣勝，沖遠秀逸，絕無玷塵，羚羊掛角，神韻獨絕。善夫張宗祥先生之言曰：「以書學功法求惜抱，似不及得天，西溟以胸懷沖遠談書，則清代無出姬傳先生之上者，此書中仙品也。」可謂知惜抱者矣。

(三)

嘉道以降，碑學大興，是千年來書學嬗遞之一大轉捩焉。

吾國書家，漢有崔杜張蔡，魏晉有鍾韋衛索，渡江以後，二王獨擅盛名，歷宋齊梁陳，皆奉爲圭臬，唐文皇酷好右軍，訪求其書

數百卷，藏之祕閣，中以蘭亭爲最著，命馮承素、湯普徹輩鈎摹以賜羣臣，及至上賓之日，竟以稊帖殉焉。是以德風偃草，天下靡從；硬黃霽榻，乃盛行唐世，是皆名之曰「法帖」者也。南唐後主始集古人法書，摹刻上石，名曰昇元帖，又曰澄心堂帖，法帖入石，當自此始，故後世名之曰「祖帖」。宋太宗復命侍書王著，摹法書上石，實棗木也，名淳化閣帖，諸王大臣，始得墨本之賜，故時人已頗珍之。其後徽宗時有大觀帖，孝宗時有淳熙帖，皆彙集前賢法書，蔚爲大觀，而中尤以二王書爲重。其餘私人刻者，則有潭帖、繡帖、鼎帖之類，皆閣帖之祕雲也。今世則澄心、淳化諸帖，已稀如祥麟威鳳，苟得絳潭，亦不啻拱璧矣。

夫古人墨蹟，皆著楮素，歷世久遠，經兵燹水火之厄，傳世益稀，壽諸木石，誠法良意美。然鑒別法書，千古難事，以淳化之顯赫，尙眞贋兼收，故黃長睿、米元章諸賢已著論辨之；而法帖輾轉摹刻，往往失其眞容，考覈尤難。蘭亭刻本，多至數百，卽定武原本，又有所謂八字葫蘆、蟹爪針眼之別，孰眞孰僞，迄無定論。宜乎朱晦庵譏其紛紛如聚訟也。至明代停雲戲鴻諸帖，去古益遠，古意寢失，眞僞益難定矣。清儒治學崇實，惟古是信，苦法帖難憑，乃轉而重碑。康熙間，盧丹已有一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一之嘆。覃谿論書，最重唐碑，謂右軍筆意，惟能歐虞碑中求之，是尙碑之先聲也。石庵晚節，亦潛心北碑，風氣丕變，碑學由是漸興。乾嘉諸老，好古成癖，考校經史，一字不苟，以金石遺文足資考證，研究者日衆，遂由附庸而蔚爲大國。孫淵如（星衍）、黃小松（易）諸賢，訪碑寰宇，窮谷荒崖，每披荆斬棘以求所得之富，乃遠過歐趙，重以地不愛寶，幽銘遼志，往往重出人間，刁遵、張貴男、蘇孝慈諸石，皆由乾嘉之後出土，字跡完好，遠勝刻帖，學者耳濡目染，固易左右逢源矣。且帖學盛行數百年，精妙之處，已爲前人發揮殆盡，後世才智之士，苦難創新意，自宜另闢蹊徑，不落前人窠臼，故碑學之興，正是脫宋明以來帖學之因襲耳。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一殆此之謂歟？」

南北朝書上承魏晉，下啓隋唐，歐陽永叔所謂「陳隋之間，字書之法，極於精妙，一洵爲知言。鄭道昭、趙文淵，北朝名家也，唐寶象述書賦頗稱之；瘞鶴銘，南朝名書也，山谷亦極重之。顧元明以來，學者惑於法帖，祖二王而宗歐虞，棄六朝不觀，故吳興有「陳隋入書乏俊氣」之說也。夫作眞行，必先究篆隸，乃學書者必由之路；法帖失真，古意淺微，欲於帖中求筆法，不亦難哉？覃谿極重唐碑，然唐人名蹟，如率更化度寺，醴泉銘，永興廟堂碑，河南孟法師諸石，或則久佚，或則漫漶，或則重刻，善本已極難得；況乎唐人去古漸遠，分隸之法，難存百一；故求漢魏遺法，則莫六朝碑版若也。顧南碑傳世者少，北朝則泰山石經，雲峯詩刻，龍門造像等，雖歷千年，猶皆無恙，且墓誌出土者日衆，皆鋒鏗如新，固遠勝漫漶之舊拓也。故自嘉道咸同，以至今日，言書者莫不重北碑，鄭文龍門，幾家臨戶習，漸成風尚。右丞詩云：「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六朝碑版之晦顯，殆亦如是耶？

(四)

自虛舟出，而碑學漸爲世重，然康熙二代，其學未顯；逮至乾隆之世，風雅寢盛，帖學既盛極而衰，碑學始漸萌芽。冬心（金農）雨峯（羅聘），板橋（鄭燮），諸君始宗元魏，然未足成大家。冬心眞書運隸法，方扁如石刻，奇古特甚，酷似龍門造像；分書則結體方長，起訖多用散筆，如老松，如奇石，古意斑斕，乃書中畸品。雨峯冬心高弟，書亦具體而微。板橋書亦好奇，筆勢倚斜縱橫，結體槎枒參差，每出人意表，故有亂石鋪階之喻，及江湖末流學之，格尤卑下，故識者不貴也。

乾嘉碑學不祧之祖，懷寧鄧完白也。完白起自寒門，寄居上元梅氏，臨摹漢石刻文字垂十年，篆隸之餘，乃爲眞書，接武六朝，一洗綺靡之習，簡肅沉穆，氣象森嚴，開元以降，殆無此品。慎伯稱其「雁行登善」，足當之無愧耳。完白之後，有意提倡碑學者，則

安吳包慎伯（世臣）也。鄧秋枚論曰：「包安吳論書，本朝推鄧石如爲第一人，而隱以第二人自居，當時書名甚重，江南致有包派之目，其高弟吳讓之繼之，趙搗叔私淑之，至今傳其派者不絕。其作書四面取鋒，得於北碑爲多。吾國之重碑學，自包派始。」考慎伯真書，頗好以側勢取姿，莊肅實不逮完白，行草則磬控縱送，雅有唐賢法度，完白亦未能過之。慎伯之論書，高矜特甚，於時賢少許可，人頗病其眼高手低，理或然也。

道咸以降，至乎同光兩朝，碑學已成顯學，其間名家輩出，類多以碑學名家，而吳讓之（廷黻）、趙搗叔（之謙）、何螭叟（紹基）、翁松禪（同龢）書名尤重。讓之搗叔，皆包派也，并工篆隸刻石，其真書漸變北碑森嚴，以婀娜取姿，淳樸之氣，於茲漸散；然搗叔上品，猶有沖和淵穆之風，深得刁惠公、崔敬甫之筆意，未可厚非也。螭叟兼能篆隸，潛心於漢碑尤深，真書出於魯公，而參以北海，晚歲學張黑女碑，則又輕舉矯變，古秀可喜，顧其書應酬太多，往往失之草率，時或又以顛筆作書，尤無法度，俗人震其名，爭以爲寶，豈真能知螭叟者耶？松禪祖國集顏書之大成，無南園（錢澧）之板滯，無螭叟之矯怪，其淵穆淳實，有類石庵，而清健過之，時或參以北碑筆意，尤爲獨絕；行草小扎，氣尤茂美，神韻直逼宋賢。同光書家，雖各有絕詣，然風韻之勝，殆無過此老矣！

叔季書家最擅名者，有張廉卿（裕釗）、康長素（有爲）、沈寐叟（曾植）、李梅庵（瑞清）諸家。廉卿之書，最爲康南海所重，謂其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意態逼峭特甚，其神韻皆晉宋得意處，真能甄晉、陶魏、孕梁宋而育齊隋，千年來無與比！」推爲集碑學之大成。要之，廉卿之書，用筆便轉最有工力，蓋浸淫於北碑者深，又兼採漢隸之長，故能如此；其書之渾穆誠無間言，然苦無言外之味，非書中之至者。南海所云，蓋浸淫於北碑者深，又兼採漢隸之長，故能如此；其書之渾穆，繼武安吳，倡北碑尤力。其書出於石門銘、經石峪、壁窠大字，氣勢雄偉，自足名家；其行草雖奇趣橫溢，而纏繞縱橫，漫無法度，其

病亦不可諱也。寐叟書出北碑，初學包派，晚乃以索靖章草法爲正行，波磔多姿，奇逸生韻，近沙孟海君謂其出於黃石齋（見「近三百年的書學」）實足明其原委。寐叟書身後聲價甚重，海上少年多喜學之，專用側筆取巧，邯鄲學步，正此之謂耳！梅庵早歲得力於顏柳山谷諸家，中歲寢饋北碑，書工甚深，顧晚節好奇，喜用顛筆，雖曰高古，終非正規；後生利其怪偉，爭學之，乃醜怪百出，不復成書，梅庵作俑之始，殆未料及者歟？餘子如陶潛宣之流，雖有書功，終非上乘，已等諸鄒矣！

（五）

昔秦漢之時，郡國山川，往往出鐘鼎古器，然君臣儒生，多視爲祥瑞；是以眞贗莫辨，未爲學者所重，至北宋一朝，劉原父、歐陽永叔、李伯時、薛尚功諸公，皆博雅好古，始蒐集古器，以爲珍玩；及宣政之間，道君雅嗜古物，臣下競獻，靡然成風，內府所藏三代鼎彝之屬，凡六千數百器，於是有宣和博古圖之作；好古之風，可謂盛矣！然其時考古之學，猶始萌芽，考證未精，模寫尤多失真。故葉昌熾曰：「宋初，僧夢英、郭忠恕等，皆以分篆稱，然多不合六書。」又曰：「宋夢英十八體篆，元元遺山五峯崔先生象贊各體篆，皆有籍書一體，細如蠶尾，銳如懸鍼，與石鼓不類，與古金文亦不類；與郭忠恕、呂大防、薛尚功所摹彝器文，則彷彿似之。」知斯學之尚在啓蒙時代也。清代乾嘉諸老，宗尙鄭許，考據精詳，遂由說文而旁及籀篆，以補汲冢之不足，金石之學遂盛。加之三代鼎彝彝盤匱之屬，出土日衆，士大夫爭搜求之，阮芸臺（元）之積古齋，曹秋舫（載奎）之懷米山房，張叔未（廷濟）之清儀閣，陳壽卿（介祺）之簠齋，皆收藏古金甚富；下至光宣之時，潘氏（祖蔭）之滂喜齋，吳氏（大澂）之憲齋，端氏（方）之匋齋，其收藏之富，皆爲世所豔稱。流風所趨，士之不知說文者，幾不爲士林所齒；學者耳濡目染，見聞日廣，浸淫日深，篆籀之盛，良有以夫！